



曹欽榮 攝影

常勝將軍坐黑牢

李定安訪談紀錄（李鴻的兒子）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 明
2017 年 6 月 27 日	臺灣游藝設計會議室	陳銘城、曹欽榮	本計畫

記錄 / 林芳微

校對 / 李定安、林芳微、陳銘城、曹欽榮

編按：本採訪記錄重點以受訪人為主，另有關受訪人關於李鴻將軍的公開紀錄，參考〈蒙冤 25 載的遠征將軍：我的父親李鴻〉一文；訪稿後所附黃秀華撰寫〈兩位母親的故事－與李鴻將軍家人的患難之交〉，是受難者第二代的紀錄，值得與讀者分享。另參考《孫立人傳上、下》（2005）、《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》（2012）、《中緬印戰區盟軍將帥圖志》（2015）等十餘種。

桃園徐厝印象

我本來是不接受採訪的，這種事情講一遍就好像被揭開一次（傷痛）。但是，銘城是老朋友，他跟我證實了一件事情：我出生在蘆竹的徐厝，不是陽明山的保密局看守所，也不是龍潭的臥龍山莊，那是我父親被關押的後期，我去探視會面的地方。

孫立人是民國四十四年（1955 年）才出事，我們父母是三十九年（1950 年）被抓進去，我是三十九年十月在徐厝出生，我們後來到青島東路三號，就是現在警政署對面，目前已

改建為喜來登飯店。那個地方我稍有印象：關人犯的地方（囚室），是一個又一個高不及腰的小門，囚室之間有中庭，放置很多縫紉機，給女犯人縫軍人的衣服⁽¹⁾。我的記憶，就是在那裡開始。更早，關在徐厝的印象已經很少。

之後又被送回徐厝（？）。在徐厝的小孩，不管是外省或本省，都關在一起。我記不得是在徐厝還是什麼地方，看守所前面有一個大水池，是給犯人洗衣服的地方。水池大概有半個人高。媽媽說，我才兩歲多，和其他小孩子一塊到水池旁玩耍，有一次被一個大哥哥騎在水裡，差點淹死。

空軍不能說的故事

〈蒙冤二十五年〉一文⁽²⁾，有一些錯誤，我修改了一下。中央研究院的朱淦源先生大概二十多年前就接觸孫案⁽³⁾，因此認識很多相關的人。

你們的報告提到一點，就是蔣介石說：為什麼桃園的匪諜這麼多？其實，白色恐怖關於外省人的部分，就可以寫好幾本書。舉個例，我那曾經當空軍官校中將校長的岳父，當年還在新竹機場當個尉官小飛行員時，飛的是二戰的 B25 轟炸機。他的一個哥兒們叫黃鐵駿⁽⁴⁾，也是飛行員，他真正的身分，是中

1 參見《流麻溝十五號》頁 114，張常美提到：「…那時軍法處四邊都是牢房，中間一個大廳，擺好幾架縫紉機，叫我們去車衣服…」。

2 指〈蒙冤 25 載的遠征將軍：我的父親李鴻〉。

3 參考朱淦源主編，2012 出版的《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》。

4 黃鐵駿，參考維基百科網站「國軍與解放軍間的駕機叛逃事件」條目。

共的「地下黨」員。我小舅子還有和我太太都還記得那個人。一九五四年時候，黃鐵駿覺得自己身分快要暴露，就偷偷地安排一次飛行，從新竹出海前，先叫副駕駛方本城跳傘，機械士劉銘三則被他帶去大陸。方本城從此一輩子沒有再上飛機，變成地勤人員。

黃鐵駿從新竹出海後，沿著海岸線飛進臺北，接近總統府時，他按電門，打算把機腹下面一顆五百磅炸彈投進總統府。那天，蔣介石好像恰巧在裡面，如果炸彈投成功，歷史必將完全改寫。五百磅炸彈，總統府大概會炸掉一半，因為他低空飛進來，轟炸是很準的。沒想到，空軍總部在前兩、三天，更換了電門密碼，他不知道，準備投彈，一按，「哇，無效！」沒有機會重來，趕快跑人，轉一圈飛去大陸。岳父的「戰轟大隊」一票人就此遭殃，被停飛了大半年。這件事我聽說過，但沒有跟丈人求證過，國民黨大特務谷正文⁽⁵⁾的書裡面白紙黑字地證實了這件事。

這件可能改變歷史的事情知道的人很少，當年岳父在新竹基地的隊友應該都知道。黃鐵駿的太太是個大美人，有人說她要潛入大陸把老公抓回來，沒想到一進香港就被逮，一條腿還被打斷，逐回臺灣，變成一腳高一腳低，後來她好像嫁給了一位空軍上校。

5 谷正文（1910-2007），原名郭同震，是前情報局官員。參見谷正文著，《牛鬼蛇人：谷正文情報工作室檔案》（臺北縣：書華出版，學欣總經銷，1997）。

父母晚年

媽媽（馬真一）失智已經十年，現在她連我都不認得了（按：李定安受訪一個月後，其母於睡眠中過世，享年 95 歲）；我認為媽媽不是完全因為阿茲海默症，根據黃珏阿姨⁽⁶⁾，就是大黃的說法：「你媽媽在牢裡面就已經不太正常，被他們嚇的。」我問媽媽說：「他們有沒有對妳刑求？」她說：「沒有，就是打耳光。」她的右耳重聽，幾乎等於聾了。這件事一直到孫立人過世那一年（1990 年）才說出來。

蔣經國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過世，我爸是同年八月十五日走的。那時候，我爸在屏東醫院的病床上，因為中風，半身癱瘓不能動，但前半年頭腦還滿清楚的，我常常跟他講話，他躺在那兒，有時候會點頭。一月十三日早上，我在醫院，聽到屏東市此起彼落地放起鞭炮，不知道什麼事情，我就出去問了一下。回來跟爸爸講：蔣經國死了！他點點頭。我爸爸這一輩子沒有罵過人，沒有罵過老蔣，沒有罵過小蔣，只講過一句重話：「他（指



馬真一受先生李鴻的牽連，懷身孕時被關進牢裡，遭刑求，並於獄中生下李定安。出獄後，一直活在恐懼之中。（李定安 提供）

6 黃珏（1926-？），中國湖南人。參考朱泓源主編，《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》，頁 492-512。受 1950 年 3 月李明案牽連，判刑 10 年。

蔣介石)為了他的兒子，犧牲掉國家多少的菁英！」

檔案和時人回憶

我沒有去申請檔案，平常也不去碰，不太想…，朱滋源博士提供了一些給我。民國三十九年（1950年）的檔案足以顯示我爸的這個案子是怎麼樣的情形。

父親親口跟我講過，那時候他們一票戍守東北的高級將官曾經當面跟老蔣建議：「校長，東北守起來可能有問題，不如把部隊退到關內（退到北平）。」結果老蔣不聽，事實上東北軍隊的部署，都是老蔣一個人在「假勢（自作聰明）」，結果全軍覆沒。美國的費正清（美國歷史學家）諷刺說：這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成就——那麼大片的土地在一年多就丟光，了不起的成就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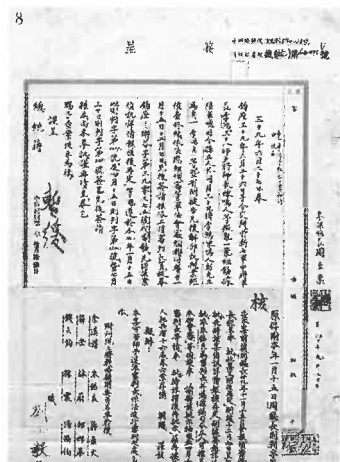
整個東北好像骨牌的頭幾張開始傾倒，我爸也算是關鍵人物之一。身為東北三大據點之一，長春死了三十萬人，仍然沒守住。蔣介石很清楚我爸不是共產黨，如果我爸爸是的話，早就沒命了。照蔣介石的習慣，任何外放的諸侯大員，身旁一定有一些抓耙仔、奸細，直接回報蔣介石，有的是戴笠的系統，有的是陳立夫的系統，多種系統，互不隸屬，誰也不知道誰，所以戴笠一死，很多線報就此斷掉。

東北戰役後，共產黨釋放了我父親，他選擇回家鄉。在湖南時，就有人攔著他，也是同一期學長陳明仁、衛立煌這些人都勸他：「你不要過去（臺灣），你過去，就跟張學良一樣，校長的脾氣你也知道。」中、高階軍官都知道老蔣習性，我看全國也都知道吧。新一軍最後一任軍長潘裕昆，黃埔四期（跟林彪還有高魁元同一期，我爸是五期的），東北戰役失利後，跑到香港躲了一陣子看風頭，後來大陸把他請回去，平平安安度過晚年。

蔣介石丟掉整個大陸，逃來臺灣。我父親跟孫立人戍守東北初期打得很漂亮，但是丟掉東北的事，實在讓老蔣顏面盡失。這些將領來臺灣之後，當然要藏起來，像放在醬缸裡，「我不殺你，我殺不下手，但是你們也永遠不見天日，讓大家遺忘這件事」。所以這票人才會關二十五年，一直到他（蔣介石）死亡那一年，蔣經國才把他們放出來。這個案子蔣經國很清楚來龍去脈。給老蔣的簽呈裡面記載：李鴻這些人羈押期時間到了，你（老蔣）要審、要放，請快作指示。他卻不是這樣想，而是紅筆一揮：「前批有否看見，何玩忽 如擬」⁽⁷⁾，我前面批示，叫你等一等，等我想好了再說，現在又來問我要怎麼處理，真是玩忽職守…。

關押我父親表面上是問責東北失守這件事，實際上卻是順便

7 民國 39 年 11 月 23 日參謀總長周至柔簽呈，劉士毅「原件呈 核 李鴻等叛亂案經由資料組交辦有案」，蔣中正批「此案未呈閱 待閱後再審」，參謀總長周至柔民國 40 年 9 月 20 日另一份簽呈稱：「…民國 39 年 6 月 30 日李鴻…等既有關被告先後解部訊辦，…應組織高等軍法會審…旋奉鈞座…飭「先將該案偵訊詳情報核後再定」等…。李鴻等案公文往復懸疑處處？



民國 39 年 12 月 7 日，參謀總長周至柔「簽呈」上報總統蔣介石關於李鴻案，蔣介石在簽條批寫：「前批有否看見何玩忽 如擬 中正。」

檔案中參謀總長周至柔民國 40 年 9 月 20 日「簽呈」上報總統蔣，請示關於李鴻案如何處理，簽呈批註「暫緩」。

把孫立人的左手、右手去掉。李敖⁽⁸⁾很早就說：李鴻案跟孫立人案雖然不是同一個案子，但老蔣顯然早就已經動手削弱孫的勢力，打散他嫡系的部隊。

新一軍二十師師長唐守治，跟我爸爸同是黃埔五期的。他當到總政戰部主任，最後自殺。蔣經國怎麼樣買通、怎麼樣說服唐守治變節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孫將軍的子弟兵，我的父執輩，十個裡面九個不理他：你自己得意去吧。他自己過得很難過。他不只是孫立人嫡系部隊，孫還救過他一命：本來杜聿明要殺他。杜聿明在東北的時候，孫立人很瞧不起這幾個打仗只會用

8 李敖，1934 年生，中國吉林人。1971 年因「花旗銀行、臺南美新處爆炸」被捕，判刑 5 年 8 個月。著作豐富。

嘴巴講的，杜聿明在滇緬作戰時的錯誤決策，讓部隊撤回時候，跑到野人山裡面，導致很多人在叢林裡病死。

父親的後事

父親民國三十九年（1950年）剛來臺灣時，住在屏東的將軍宅，一出事後就被趕走了。我的外祖母跟姊姊兩個人差點流落街頭。後來，孫將軍安排兩人住在田姓司機的家裡，很小的一間屋子。七年以後，我和母親出獄後也是住那裡，又住了四年。

前年（2015年）孫將軍誕辰，在松山火車站旁的佛光山道場，辦了紀念會。孫將軍兒子孫安平、孫天平都參加了，還有幾個老將軍，我都不認識，大概都是當年的學生兵，大陸也來了一些人。當天的活動之一是頒發「抗戰勝利紀念牌」，由姓馬的總統頒。我問他們說：「活動是一整天，你們請他來是幾點？」他們說十點半到十一點左右。我說：「對不起，這段時間我不方便。」姓馬的，說句難聽話，他是蔣家培養出來的，你要叫我從他手裡拿什麼獎牌？我父母白色恐怖平反證書是陳水扁總統給我的，不是姓馬的。

馬英九上臺七年多，沒有看到他對孫案、李鴻案講過什麼良心話。他權傾一時之際，沒有對外省白色恐怖受難者作過什麼

對孫立人、李鴻這些事情的看法，尷尬的是海峽兩岸的全部中國人，臺灣不提，大陸也一樣，官方不講，但是老百姓對歷史真相的追求非常火紅，這是史迪威將軍外孫告訴我的。他說：「孫將軍和你父親的名字在大陸比在臺灣紅多了。」我確實不知道大陸的情形，他倒是很常應邀去演講、訪問，大陸很尊敬史迪威將軍。史迪威的外孫現在有七十歲了，以前是美國陸軍上校。

父親後來歸葬家鄉，他的家鄉說要成立李鴻紀念館，我沒有參與這件事情，因為大陸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。

叔叔伯伯說

我聽曾經和父親共事的叔叔、伯伯講孫立人。有一次，蔣經國和孫將軍在一起吃飯，蔣經國那時候是政戰部主任還是什麼職位，蔣經國喜歡講黃色笑話。在座的有黃正⁹、黃珏（都已過世），黃正是孫立人的秘書，結果孫立人馬上翻臉，說：「你的身分，講話要莊重。」直接訓斥蔣，這是一件。另外一件是，孫在陸軍總司令辦公室裡面，蔣經國已經到門口外，隔一個小小參謀室，參謀進去報告說：蔣經國主任求見。孫將軍手一揮說：「跟他講我不在，不見。」那位參謀很尷尬，跑到門口不知道怎麼開口講，蔣經國小聲跟他講：沒關係，我先走。

9 黃正（1930-2015），中國湖南人。參考朱泓源主編，《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》，頁513-523。受1950年3月李朋案牽連，判刑10年。

這些過節加上孫不喜蔣的政工系統，合起來就成了蔣家人馬整孫立人的原因之一，還不只是美國的因素。

美國是真的想要孫立人取代蔣介石，吳國楨也是人選之一。依我個人揣測，所謂的李鴻案，發號司令的只有一個人，蔣介石。這幾年這些父執輩，偶爾還聚在一起吃飯。有的人吹牛，說「那時候，誰誰誰想去跟老蔣講，李鴻關那麼久，應該放出來了…」。

當時，我也很不應該，沒大沒小，我起毛繭（khí-moo bái，不爽、不高興）就講：「講這個話都是吹牛。」我的意思是，這案子真正下毒手的就是蔣介石一個人，其他嘍囉只是敲鑼打鼓，見機行事而已，哪有那麼大的膽子，「勸」老蔣！

「難友」喬家才⁽¹⁰⁾ 黃埔六期，戴笠的左右手，是一個大特務，他跟我們一起關了快十年。戴笠死後，他最有可能接班。毛人鳳挾著毛家人那邊的關係，要搶這個大位。喬家才這個人脾氣火爆，但非常正直，他家是山西一個商業大戶，因為抗戰，愛國投軍。他看不慣那些事情。他當時在情報局北平站當站長，結果戴笠那時出事，毛人鳳先下手為強。那時，毛人鳳已經來臺灣，以涉貪為由，叫人把喬家才五花大綁，專機送到臺北，打算一下飛機就推去刑場槍斃。老蔣知道了這件事，饒了喬一命，以貪汙罪判十年。其實那時候，什麼判決都只是做個樣子，就是先關到監獄去反省，哪天想到了，再補一張判決書。喬家才跟我講過，他們情報局、保密局的這一票人都知道

10 喬家才（1906-1994），參見維基百科「喬家才」條目。

我爸爸有戰功，絕對不是匪諜；他們想跟老蔣說，但是不知道老蔣那時頭腦清不清楚，他們也知道老蔣有過用紅鉛筆損掉簽呈，原來判幾年的人竟被槍斃了⁽¹¹⁾。萬一這樣子誰都救不了，不敢動，一直到老蔣死掉。

所謂轉型正義

前年，孫立人的姪孫孫善治，學生書局前董事長，他一個朋友在師大附近經營一家店，買賣古董字畫。有一天跟他講說：有一個人拿了一個卷軸，問他要不要收購或者轉賣。他打開一看，畫上題字「李鴻將軍惠存 齊白石」，落款時間就是抗戰勝利，我父親接收廣州那一年，一九四五年。

拿這個卷軸求售的人是誰？王○上將的兒子。這件事情是孫善治親口跟我講的。

那個年代關押一個人，受難者一定會被抄家，抄家有沒有給人家一個清單，沒收什麼，以後要發還，有沒有？沒有人談這個。我們也沒有追問過，一直到孫善治說到這件事。前年的事，我們才想到：喔！我父親當年有多少家當被那些爪牙瓜分了？那幅畫人家不敢收，跟他講：「這個畫我不懂。」

齊白石贈畫給我父親時，名氣應該沒有那麼大。父親率領新

11 參見 2011 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，陳武鎮油畫集《判決書》，畫作運用蔣介石簽批檔案：
<https://2011greenisland.wordpress.com/2013/09/27/%E9%99%B3%E6%AD%A6%E9%8E%AE%E6%B2%B9%E7%95%AB%E9%9B%86%E3%80%8A%E9%99%B3%E6%AD%A6%E9%8E%AE%E7%B3%BB%E5%88%97%E3%80%8B/>（2017 年 7 月 12 日瀏覽）。

三十八師接收廣州，是國民黨貪汙腐敗的軍隊裡，比較清流的一支。他接收清單的每一項，都清清楚楚。當時有記者寫出來，在《大公報》敘述了這一件事。那位記者還在，好像一百多歲了，最近香港方面還有一些人關心這件事。

像其他被人家橋（kiāu，用惡毒的言語罵人）的，被寫出來，接收哪個地方用軍用卡車載回自己老家這種事情。國民黨為什麼會丟掉大陸，原因很多，老百姓看在眼裡。來臺灣的部隊，如果像孫立人那樣子，軍紀嚴明，秋毫無犯，臺灣老百姓怎麼會去反成那樣子？其他那些到處去搶老百姓的東西，拿人家吃的、用的，土匪啊！

像你們採訪這麼多，會不會有一種感覺，真正受害者都想說：啊！算自己倒楣，恬恬（tiām-tiām，不出聲），趕快過完這一生就好了，不要鬧了，因為搞不好一鬧，哪一天自己現在的小確幸，好不容易活下來，又沒有了。跟我們關在一起的中階軍官如潘東初¹²，他以前也是情報官；他是人才，頭腦清晰，大學畢業去投軍，進了孫將軍的部隊，後來也因為我父親的案被關。潘東初有兩個女兒，雙胞胎，他跟臺灣的太太生的，其中有一個目前在總統府任職，她自己通過公職人員考試進去的。阿扁總統很照顧她，我知道潘叔叔是很感謝阿扁總統的。

這對姊妹花對她爸爸當年受難的經過知道的比我還少得多，她爸爸絕口不提。當年他看到蔣經國死訊，還親自跑到去瞻仰

12 潘東初（1917-？），中國江蘇人。涉1956年「第四軍官訓練班鍾山等案（李鴻案相關）」^{*}判刑7年。

蔣經國遺容，他帶著女兒，跟她們講：「我要親眼看到他死，我比他後死。」

黃正阿姨寫了好幾本書⁽¹³⁾在臺灣出版，關於她們兩個姊妹的檔案，我相信也很多。

我在〈蒙冤二十五年〉提到：謝長廷跟謝聰敏在立法院辦了一個公聽會，找孫家的小孩，還有曾心儀、李敖都在；要結束時，谷正文站起來指責孫將軍，認為他道德上有瑕疵，他說：「我不是替李鴻講話，李鴻跟你大半輩子，戰功彪炳的部屬，你應該知道他不是匪諜，他被羈押時，你當陸軍總司令，為何不拿自己官位來保他？」忽然冒出這個問題，整場都很尷尬，大家都不講話，靜默好幾分鐘，謝長廷講了一些不著邊際的話，結束這個公聽會。孫善治後來跑來跟我講，他聽過孫立人講過，蔣家爪牙警告他，李鴻這件事不能有營救動作，如果有動作，就把他們四個人先斃掉。這件事情我是採信的。在那個時代，蔣家和鷹犬們就是這樣子幹的。

孫立人將軍過世時，我帶媽媽去臺中參加告別式。我母親一直有恐懼及迫害妄想，我們幾乎不敢跟她談過去的事情，怕她歇斯底里。記得那天她跟我說：「我們等一下趕快離開。」我問什麼事情？那個告別式場子好大，我們坐在很後面。她跟我指一個坐在右前方的人，我一看大概六十多歲。滿滿一堆人，要是你，你也會注意到這個穿中山裝的人。為什麼？他像老鷹

13 參考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網站〈思念烽火堡人 黃美之〉一文。

一樣，特務的習慣，不停轉頭四處看。我媽注意到他，我問那個人怎麼了？她說：「以前剛進看守所的時候，就是這個人打我耳光。」她第一次跟我提到這件事情，告別式還沒有結束，我們就趕快走，離開了。她那隻耳朵聽力很差，晚年幾近全聾，不知道是否被打而致殘？

我媽當中學音樂老師時，以前要到省訓團集訓，就像現在公務人員訓練。她有一次回來跟我講：「上面訓話的人叫沈之岳⁽¹⁴⁾，我坐在那邊難過死了。」我說怎麼樣，她說旁邊好幾個人都看著她。她說：沈之岳在上面講話，臺下的特務卻盯著她，不知道在防著什麼？

桃園龍潭監獄

我爸在龍潭的監獄（臥龍山莊）那時候，已經跟陳鳴人不講



2013 年，李定安和史迪威外孫合影。（李定安 提供）

14 沈之岳（1913-1994），1964-1978 年任調查局局長。參考維基百科「沈之岳」條目。

話，我不知道什麼原因。後來，六十四年（1975 年）一起被釋放，我爸也不跟他（陳鳴人）來往。這個情形非常罕見，我爸這個人一生很少跟人結冤家（爭吵）。陳鳴人是三十八師少將師長，我爸是新七軍中將軍長，有屬從的關係。我問一個叔叔，他說：「你爸爸被關時，跟他搞翻了，很不諒解他。」傳言陳被刑求時，亂咬別人，總會在獄中造成彼此的誤解。

我們這些白色恐怖受難人關過青島東路，為什麼後來又移到桃園去？蔣介石也有同樣的疑問：為什麼桃園的匪諜特別多？他把被關的人放在醬缸裡面藏起來，我爸爸的情形就是這樣子。龍潭看守所那個地點叫黃泥塘，現在位於何處不得而知，但應該不是在陸總部裡。

屏東長大 媽媽教鋼琴

我事實上算是南部囡仔，七歲以後在屏東長大，我讀的學校不是空軍子弟小學，而是屏東市中心的中正小學，大部分的同學都會講臺語，有很多家長在地方上有地位。有一些名醫知道我父親被國民黨迫害，他們會找我媽媽去教他們的兒女彈鋼琴。

我都叫外祖母姥姥，我和父母親坐苦牢的時候，她帶著姊姊（比我大兩歲），在屏東獨自生活七年。很多人好奇她們這七

年是怎麼活下來的？姥姥從大陸來時，帶了一小把手不盈握的碎金飾。姥姥平日穿旗袍，在懷裡藏了一個小包，裡面就是這些碎金子。那七年，她偶爾賣一點碎金片，偶爾也會跑去跟孫立人要：「你叫我女婿跟女兒來臺灣，現在被關起來了，叫我們倆怎麼活下去？」她常帶著我姊一塊去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姊還有去屏東孫家的印象。

姥姥以前在東北是小學校長，她不是滿人而是漢人。聽她說過，剛來臺灣時，兵荒馬亂，有些人謊報身分，騙年齡、學歷，甚至有人自稱是北京大學肄業，結果可能只是中學而已。我媽媽讀長白師範學院，現在叫國立吉林大學。她帶著我出獄以後，開始申請代課教員檢定，去高雄林園、屏東里港的中學教書。這些地方當時沒有像樣的馬路，大多是鄉下的泥巴路，她搭乘軍用大卡車，六點多就出門，一邊代課，一邊準備檢定考試。

媽媽是音樂系畢業，主修鋼琴，副修聲樂。那時東北是偽滿州國，她的指導教授是日本人，她們畢業旅行到日本東京，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她日文講得很好。她從一九五七或是五八年開始教音樂，一直教到我爸爸中風那一年，一九八七年從屏東大同中學退休。一九八八年，父親過世，母親把骨灰送回大陸，接著回到東北探親。回臺之後，她怕死了，怕回來以後那些警總的特務找她麻煩。

我在屏東中學唸了六年書。屏中雖然在臺灣尾，但人才輩出。當年考聯考，考到什麼學校、科系就成了一輩子的職業。考文組就寫文章，考丁組去銀行。我們那時考完聯考，接下來還有軍事院校考試，不少同學會跑去考國防醫學院。我那時的成績，考上國防醫學院沒問題，因為跟我水平差不多的同學都進了國防醫學院。還沒考試前，我媽就跟我講：「你爸爸不希望你將來變成軍人。」我沒理她，去報了名。當年屏東沒有試場，軍事院校聯招在高雄中學考試。我跟三、五個同學約好在屏東火車站，坐火車去。到高雄，看一看，還有二十分鐘進考場，一找准考證，沒帶出來。我前一天晚上準備好了，放在書包裡面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准考證沒帶出來。於是就算了，送同學進去考。後來考上省立海洋學院，不至於讓母親花太多錢。

我姊姊在臺中唸商專，畢業後到臺北做事，在宏恩醫院當過出納。那時宏恩算是貴族醫院，她看過落魄的葉翔之⁽¹⁵⁾，他當情報局長時涉嫌貪汙，利用情報局的漁船走私倒賣。他們常去大陸沿海，替老蔣帶浙江土產回來孝敬老蔣。情報局的船外表是漁船，有時送情報員去大陸。

姊姊說葉翔之和他兒子葉依仁、葉潛昭，都在宏恩醫院看病。葉潛昭後來當律師，葉依仁倒了一大堆老兵的錢，老兵要跟他拚命，他不得已只好跑到美國去，這些事當時報紙都有報導。

15 葉翔之（1912-2001），參考維基百科「葉翔之」條目。

就業水產研究為主

民國五十八年（1969年），我從屏中畢業後，考上海洋學院，畢業後直接攻讀碩士，然後才去當兵。服役前考上行政官，在外雙溪的國防管理學校受訓。後來又考上教官，在龍岡士校科學組教英文。

服完兵役，當時的水產試驗所所長李燦然老師，派我到水試所竹北分所工作。之前，我已經通過高等考試和特考，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。我幹了三個月，月薪八千多元。因為那時沒有高速公路，從臺北去竹北上班，一個禮拜只能回家兩趟。那時，五點多就起床，先坐第一班公車到臺北車站，再換公路局，十分辛苦。有一天看到報紙，華航招考空服員，我就跑去跟李所長說：「現在剛剛成家，可不可以先去打工，賺幾年的錢，再回來工作？」他說：「好！」很爽快地答應我。

我考華航，過五關斬六將，身家背景、祖宗八代都要調查，我居然考上了，沒有請託，全憑實力。記得英文考官是彭蒙惠女士。跟我一起考上的有一位海大同班同學叫谷驊，他爸爸是谷正文，號稱情報局的地下局長。我飛了三年，李老師叫我離職歸隊，我答應了。

那時，公務人員平均月薪一萬元，我在高雄市政府漁管處，六職等技士一萬兩千元，在華航則是五到六萬元。李燦然叫我

下機，我乖乖聽話。我當了公務員後不久，舊曆年的加班機，那架波音七三七編號一八七〇在澎湖失事，全機罹難，谷驊就在裡面，命啊！

因為有高考資格，又是碩士，我很順利地進入高雄市政府，當時是王玉雲當市長，後來是許水德。我負責的業務屬於機密等級：偷偷摸摸地開發東、南沙群島。在漁管處幹兩年技士後，回到基隆和平島的水產試驗所當副研究員，一待二十多年，主要做海洋調查。

我對臺灣的漁業還算有點貢獻，舉個例，櫻花蝦漁場的探勘與開發。桜エビ（Sakura ebi），很多人知道東港有，但不知道臺灣東部沿海也有。原來日本認為櫻花蝦全世界只有東京灣有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，把牠當成日本國寶。抓這種蝦要有點技術，蝦群浮在海底之上十公尺，又是深海，二、三百公尺深。日本人於一八九四年開創這個漁業，一百年後，自己吃不夠，資源越來越少，價錢越來越高。他們去各國調查，發現臺灣東港也有，當時臺灣百姓不知道牠的珍貴，拿來餵魚、餵鴨子。一九八七年，東京水產大學的大森信教授來臺灣，確定東港沿海也有，是同一種蝦。於是日本人開始收購，一箱二十公斤濕重（剛出水重量），五百到六百塊，有時候低到三百塊。日本開始收購後，水漲船高，最高時一箱九千多元。

一九九四年，我調查深海資源，用試驗船在臺灣周邊海域調

查，開發一些還沒被發現資源。比如說大紅蝦，每隻都有一個巴掌大，牠棲息在六百公尺深海，漁場在東沙島的西南方。我又在龜山島首次發現櫻花蝦，以前都沒有人抓過，沒有人注意過。我推動漁民正式開發這項資源，教他們成立跟東港一樣的產銷班組織，不要濫捕。一年要有一半的時間讓資源生息：每年的六月以後不能抓，一直到十一月開始能捕撈。現在，產值一年大概一億多臺幣，實際上每年只作業半年。到目前為止，全世界只發現三個海域有這個珍貴的漁業資源：日本的駿河灣、臺灣的東港、宜蘭的龜山島。

水試所有點像學術跟產業中間的橋樑，還是需要交研究報告。我研究海洋生物，拿了博士學位，想說領公家薪水、吃公家飯，一定要對漁民有所交待，不能只活在象牙塔裡，要對國家社會有幫助才行。

我在水試所上班時，帶職進修，去海大攻讀博士學位。現在，相關學科的博士生滿街跑，但舞臺卻變小了。我有個學弟陳立柏曾經去菲律賓搞養殖，他祖父陳澄波⁽¹⁶⁾是個名畫家，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。

記憶中的一些人

跟我們關在一起的名人有好幾位，像報人龔德柏，綽號龔大

16 陳澄波（1895-1947），嘉義人，臺灣著名畫家。1926年以〈嘉義街外〉作品，入選第七屆日本「帝國美術院展覽會」，是臺灣人首次以西畫跨進日本官展的門檻；之後再數度入選「帝展」和其他各項展覽。1947年二二八時，被國民黨政府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。

砲，專門和老蔣做對。

另有一個叫王功鑒，湖南才子，曾出版詩集，也是個中醫師。他孤家寡人獨自到臺灣，被丟進來（監獄），他是情報系統的，黃埔六期，和戴笠同班。大概因為派系內鬥，被關在「家法」監獄徐厝裡面。他跟喬家才一樣，關了十年才出來，喬家才當了國大代表，王功鑒商業方面不錯，他始終一個人，是我的乾爹。我在監獄裡生，他當時也在那裡，就說當作他乾兒子吧。他很有學問，英文好，還會俄文。

在徐厝裡，我會走路以後，常常有一個任務，替他們去監獄外面撿菸頭，收集回來，他們會把菸頭撥開來，剩一點點菸絲，我看他們拿一張紙自己捲，捲成老鼠尾，然後抽。幾個菸



李定安曾與母親關在桃園徐厝裡，1950至60年代徐厝一度成為軍方秘密監獄。被占用20多年後，人犯和軍方管理員才搬遷到龍潭臥龍山莊。（陳銘城 攝影）

槍犯癮很是辛苦，我們小孩子可以亂跑，就替他們撿菸頭。王功鑒後來跟我提：「你小的時候，替我們撿菸頭，現在還有一個任務，替我送骨灰回家鄉。」那時候我還沒讀大學。後來三通，他就自己回去，結果突發心臟病死在大陸。我讀大學時，有一天去忠孝東路上的中央公證公司看他，他請我吃飯，他從皮夾裡拿出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：「鑒公大鑒，經查李鴻係軍事犯，所請會面一事，歉難照准。葉翔之。」他很平靜地說：「你看看這個人。」

他和葉同是軍校六期同學。那時葉翔之當情報局長，權傾一時。王跟他講：「我擬個簽呈，你批示一下，讓我到龍潭去看李鴻他們。」老難友嘛，帶點吃的東西去，實乃人情之常。沒想到葉翔之把這個請求推得一乾二淨。老蔣的事情，他不去碰、不去擔。「李鴻是軍事犯，所請歉難照准」，乾爹嘆了一口氣，把那張字條摺起，輕輕放回皮夾裡面珍藏。

我不知道臥龍山莊裡有多少受難者，但裡面關了一個外蒙古籍的圖畢，是個飛行員。他在大陸淪陷前被打下來，一起被帶來臺灣。美國情報單位要這個人，我們不給，說這個人已經槍斃，叫他躺在地上，拿紅墨水在他身上塗，照了一張相，說這個人被槍斃了，其實他一直關在裡面。據喬家才伯伯說，圖畢是個野蠻人，獄方曾經放封，讓他在龍潭地區自由活動，他出去一喝酒就跟人家打架，被五花大綁送回來，之後就不准他出

去了。圖畢也算是看著我長大的人，想教我俄文，送我一本俄文字典。

譚展超叔叔⁽¹⁷⁾一生的事跡精彩到可以拍成電影。他是我父親軍中的好朋友之一，是騎兵隊少將隊長，孫將軍的屬下。他是唯一一位到義大利軍校受過山訓及特種訓練的軍官。他娶一位義大利貴族的女兒，那貴族女兒在一次舞會上見到這麼帥的軍校學生，非要嫁給他不可。他學成回來抗戰，滇緬戰役時負傷，後送醫治的時候，有位女護士看上了他。義大利的太太以為他戰死，跑到上海當交際花，活了下來。抗戰勝利後，她卻被當成間諜起訴，判死刑。孫立人出面替她作保，她才活下來。後來跑到法國，成了香奈兒的二號當家，算是長袖善舞，又到美國發展，在政界也小有名氣。

屏東勝利新村的董家瑞叔叔是陸軍副總司令，有四個兒子，書讀得非常好，是學霸型的人物。老二董慶圓以第一志願考上臺大數學系；他當槍手替人家考上臺大醫學院，教授不相信那個學生，輾轉查到他，於是就被開除。他後來考上清大數學系，到美國史丹佛大學拿了博士，開始反臺灣政府。他爸媽住我們家附近，情治單位的人一天到晚跑去吵他們：「叫你兒子回來啊。」董叔叔回答說：「我兒子那麼大了，我哪裡有辦法控制他們！」

我覺得自己潛意識裡沒什麼安全感，想想也難怪，看過人被

17 譚展超，參考譚雄飛、譚愛梅著，《被遺忘的年代：尋找兩個譚家與一個女間諜》（臺北：衛城，2014）。

拖出去槍斃，年幼在那種恐怖的黑牢裡成長，對整个人生到底有沒有影響，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有些記憶不能保證完全正確，但是常見一具具簡單的棺材經過監獄內外，我們小孩子都看到了。

我媽媽她們受的驚嚇自然更多。我聽我媽親口說，裡面那些獄卒跟她們講，說他們處理匪諜，除了槍斃，還會活埋！還跟她形容，人被埋在土裡面，不久就會聽到碰！碰！像氣球炸開的聲音。母親深受影響，她時時擔心，某某人是不是在監視她，包括鄰居，甚至自己親人。姥姥在我讀高一時過世，我負笈北上唸大學，媽媽就自己一個人在屏東討生活。直到我大學畢業，我父親都還沒有回來。

讀大學時，我被允許去龍潭看我爸。規定是一個月可以去一次，我們差不多都會去。有時候我媽媽上來，那時探視一趟可是大工程。以前交通不方便，我們要借朋友家滷些豬腳、滷味，再帶去探監，他們在牢裡面一定饑得很。蔣介石關人家二十五年，不聞不問也不殺，他這信基督教的滿手血腥，耶穌一定會把他踢出天堂的。我爸他們不像孫將軍，他算是軟禁，關我爸的那叫牢房。龍潭監獄的四周都是高牆，上面還有鐵絲網，厚重的鐵門，外觀十分陰森。現在不知道成了什麼樣子，如果可以，我還想再回去看一看。

附件：兩位母親的故事

與李鴻將軍家人的患難之交

黃秀華 撰

在一場臺灣國史館的白色恐怖研討會上（應是 1996 年），我陪伴著母親和大舅柯炤⁽¹⁸⁾出席，與李鴻將軍夫人和她的兒子定安因此認識。當時，在場的有孫立人將軍的兩位公子孫天平、孫安平和定安，還有郭廷亮的公子。我們較晚到，研討會已經開始了，國史館的委員介紹我們是「武漢大旅社案」⁽¹⁹⁾的母親楊薰春和女兒；委員也告訴定安：「和你們一樣，父母都關進去，六個孩子流落街頭。」我們返美後，我找到了一群長期在美支援臺灣的人權鬥士們，和白恐受難者林恩魁女兒林美里⁽²⁰⁾和孫天平、孫安平、李定安等，共組「臺灣白色恐怖真相研討會」。

我們一起參加由當時蔡明憲⁽²¹⁾立委召集的立法院聽證會。和許多受難者及家屬共同促成〈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〉⁽²²⁾。孫立人案、李鴻案和大舅的許強案都獲得平

18 柯炤（1925-2011），臺北市人。涉 1951 年「黃梅霖等人案（王忠賢相關）」，判刑 5 年。

19 武漢大旅社案，參見黃秀華著，《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》（臺北市：前衛，2017）。

20 林恩魁，參見本書〈我的安安靜靜人生：宋世興訪談紀錄〉，註 24。林美里為林恩魁長女，小時候曾陪母親到綠島新生訓導處探望父親林恩魁，參見〈林美里女士回想錄〉，收錄於《獄外之囚（中）》。

21 蔡明憲，1941 年生，臺中人，曾任立法委員（1996-2002）、國防部長（2008）。

22 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」1998 年 5 月 28 日經立法院完成三讀，同年 6 月 17 日總統公布，並設立「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」專責辦理補償相關事宜。2014 年 9 月 8 日結束業務運作，部分業務、訴訟及行政訴訟案、受裁判者或家屬申請或補發回覆名譽，及後續補償金相關陳情案件，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理。



1997年8月30日，李定安（左1）、黃秀華（左2）、黃秀華母親（左3）、李鴻妻子（左4）合影。
（黃秀華 提供）

反和補償。雖然無法彌補受難者的苦痛，而我們看到受難者獲得平反和一點金錢補償，多少為他們感到少許的安慰。唯獨我家的「武漢大旅社案」，政府以「屬司法案件」為由被退回，拒絕審理。因為這段共同為父母爭取清白的患難情誼，我們受難者第二代惺惺相惜。我因和定安受難背景類似，更覺親近。

每次我們返臺都由定安邀請，他帶著李媽媽，我帶著母親去西餐廳見面。李媽媽那時好像還在當音樂老師，偶爾定安提一下，李媽媽因受驚嚇常常會疑神疑鬼外，我們相聚從不談案件，盡量輕鬆的話家常。母親的本性就是活潑大方，她總是能苦中作樂地說些好玩的事，來提高大家的興致。李媽媽也跟著高興起來，談著、談著，兩位母親竟然用日語交談，讓我很驚訝。

日本在中國建滿州國時，是李媽媽八歲到二十一歲的少女時期；日本統治臺灣，戰爭結束時，母親十七歲。這麼算起來，李媽媽在東北受的日本正式教育時間應該比我的母親還長、還深入；一個從中國東北來的母親，一個臺灣本地的母親，她們

的丈夫都是在國民黨中抗日的。她們都曾經陪丈夫坐國民黨黑牢，而她們最流利的共通語言竟然是日語。兩人高興的用我和定安聽不懂的日語談著、談著；接著，相擁著肩頭，就搖頭晃腦地唱起她們少女時期在戰火隆隆下學校所學唱的日本歌。

這兩位母親從小受日本教育，也是當時社會上先進的女青年，度過結婚前無憂無慮快樂的少女時光。受過高等教育的她們，只想當賢妻良母，沒想到有一天會去坐牢，被凌虐、被打、被揍。出獄後，又得撫養一群幼弱的子女，給牢中的丈夫送牢飯，想辦法營救他們出獄。我和定安就靜靜地聽著她們快樂的唱歌，想來那是她們兩人最懷念的時光，短暫為人妻、為人母的喜悅後，就是一連串的苦難和終生的悲痛。

想到她們苦難的一生，而此時此刻，她們卻像兩位天真無邪的女孩，暫時忘記了她們過去的悲痛；正在回憶著她們一生中沒有凌辱、沒有牢獄噩夢，最快樂的少女時光。我和李哥哥都感傷沉重得說不出話來。

之後，定安說要帶母親來美國洛杉磯看我們，卻沒來。前幾年，透過孫天平又聯絡上他們，才知道李媽媽已失智不可能來了，她現在九十四歲。而我母親八十九歲，仍然精力旺盛，每天一睜開眼睛就大聲地說：「其他六位受難者都已死了，只有我還活著，我必須用我這最後的一口氣，來平反我們武漢大旅社的冤案！」這就是兩位令人尊敬的母親的故事。